

小小說

2018中国年度小小说

任晓燕 秦俑 赵建宇 选编

漓江年选 ◊ 品质阅读 ◊ 恒久珍藏

宗璞《你是谁？》

何立伟《明天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词》

奚同发《仓万林的2018》

安石榴《探亲》

戴希《新孝顺时代》

秦德龙《开粮店的朋友》

李伶俐《我们都是陈世美》

洛华《土豆回家》

邢庆杰《越来越像领导》

王锋《一段情事》

◆ 漓江出版社

2018

漓江年选 ◦ 品质阅读 ◦ 恒久珍藏

2018中国年度小小说

任晓燕 秦俑 赵建宇 选编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8 中国年度小小说 / 任晓燕, 秦俑, 赵建宇选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407-8567-3

I. ①2… II. ①任… ②秦… ③赵…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3183 号

2018 ZHONGGUO NIANDU XIAOXIAOSHUO

2018 中国年度小小说

选编者: 任晓燕 秦俑 赵建宇

出版人: 刘迪才

出品人: 张谦

责任编辑: 张谦

助理编辑: 孙精精

书籍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杨东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发行电话: 010-85893190 0773-2583322

传真: 010-85890870-814 0773-258220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s@163.com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香河县闻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安平镇二街 邮政编码: 065402]

开本: 690mm×1000mm 1/16

印张: 21.25 字数: 291 千字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07-8567-3

定价: 48.0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编选前言

先回顾一下小小说业界今年发生的两件事情——

2010年，中国作家协会修订发布《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正式明确将小小说文体纳入鲁迅文学奖评选序列，与散文、诗歌一样，以结集出版的方式参与短篇小说奖的评选。今年8月，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选揭晓，冯骥才先生的《俗世奇人》（足本）以“俗雅融通、拈轻成重的经典之魅”，为小小说赢得了鲁奖开评以来的破题“首奖”。

今年年底的时候，《小小说选刊》与《百花园》联合组织“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小说”评选，共评出1978—2018年间优秀小小说四十篇。这些作品立足人民大众，关注社会现实，彰显艺术力量，以小小说这一适合时代发展的文学样式，书写中国故事，弘扬时代精神，从不同时期、不同艺术风格显示了小小说文体的独特魅力。

这两个事件，被业界解读为小小说这一新兴文体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当代小小说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近四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不仅出现了总发行逾亿册的核心刊物，成就了数以百计的经典性作品与代表性作家，还有着遍及全国、数量庞大的作者与读者群体，当然也留下了像《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小小说300篇》《中国年度小小说》这样的典范选本。其中，由漓江出版社精心打造的小小说年选本已连续出版十九年，作为编选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小小说选本，被专家称为“当代小小说创作的编年史”。

也因为如此，在编选每年的年选本时，我们都格外认真仔细，公平公正，并秉持一贯的选稿标准与编辑精神。

一是突出经典性。每年全国各类各级报刊发表小小说数量在万篇以上，年

选本仅能入选作品百余篇。这样，只能是优中选优，以作品质量为第一标准，力争将年内最具经典意味的作品奉献给读者朋友。

二是强调时代性。有人说，小小说是与时代联系最为紧密也最为直接的文学体裁，并将之比喻为时代的窗口、社会的缩影。在选稿过程中，我们会特别注意遴选一部分与当下生活紧密相连，能反映人民的生存状态与时代精神的好作品。

三是凸显可读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小说源起于街谈巷语，一定要有可读性，因为只有可读才能口口相传并广泛传播。只有好读的小小说才能够流传并产生持续的影响力，也只有好读的小小说选本才能够赢得读者与市场的普遍认可。

四是展现包容性。一方面是内容上的包容，尽量多地选择不同类别的题材内容；另一方面是写作风格上的包容，尽量多地照顾到不同艺术风格的作家作品，以期最大限度地向读者展示一个异彩纷呈的小小说世界。

但编辑本身就是一种遗憾的艺术，由于编者的视野所限以及个人艺术眼光的不同，免不了遗珠之憾，也总会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选编者

2018年12月

目录
contents

001 / 编选前言	061 / 心事	赵新
001 / 你是谁? 宗璞	064 / 钢的琴	申平
004 / 桐花开 非鱼	067 / 改口	安勇
007 / 明天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词 何立伟	070 / 暴雨将至	三石
011 / 卖葱 侯德云	073 / 吃土豆的人	朴弥
014 / 修空调的他们 乔叶	075 / 帐篷歌	宗利华
017 / 大鱼 巴图尔	079 / 帽子给我戴正了	刘正权
019 / 出发 李浩	082 / 你以后看见农民卖东西, 莫还价	刘国芳
023 / 金络渡 聂鑫森	086 / 探亲	安石榴
027 / 诗意 刘建超	089 / 掌握时间的人	谢志强
030 / 我和米格 何申	092 / 萧亮飞	张晓林
032 / 跑步鱼 蔡楠	095 / 致无尽青春	潘格
035 / 航标 沈明	098 / 蹲点	薛培政
038 / 底线 孙春平	101 / 焊花	袁省梅
041 / 凤凰飞 陈毓	104 / 烟火	韦如辉
044 / 谢谢 津子围	107 / 开收割机的人	宗晴
047 / 根叶谣 符浩勇	110 / 颠覆	陈力娇
050 / 诗人的故事 冯杰	113 / 两个男人	谢大立
053 / 仓万林的 2018 奚同发	116 / 稻香	侯发山
056 / 乡村爱情 程韬光		

- 119 / 高高树上听远方 严德勇
- 121 / 盼 归 曾立力
- 124 / 齐老先生 欧阳明
- 127 / 生余面 李 方
- 131 / 十里红妆 赵淑萍
- 133 / 轮 回 申 弓
- 135 / 回 程 苏雪依
- 138 / 谁帮我买单 海 华
- 141 / 月影点睛 马宝山
- 144 / 大 哥 袁炳发
- 147 / 夏 至 高沧海
- 150 / 白纱巾 谢松良
- 153 / 新孝顺时代 戴 希
- 156 / 黄半子 王琼华
- 160 / 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徐 东
- 163 / 夜火车 夏 阳
- 166 / 前朝的圣旨 陈小庆
- 169 / 愚公移山 凌鼎年
- 172 / 回家，陪父母吃饭 邓洪卫
- 175 / 画 家 马晓红
- 178 / 开粮店的朋友 秦德龙
- 181 / 老 莫 陈子赤
- 184 / 菱角山 练建安
- 188 / 龙须巷 韦 名
- 193 / 麻罐儿 赵明宇
- 196 / 莫斯科的冬夜 张俏明
- 199 / 那头老牛走远了 侯建臣
- 202 / 亲爱的老领导 大 海
- 206 / 黑 蚁 胡 炎
- 209 / 泗州盲刀 墨中白
- 213 / 听来的鬼故事 秦 俑
- 216 / 酸菜白肉香 马贵明
- 219 / 白酒和啤酒哪个好喝一点 王福日
- 222 / 逃 庞 滢
- 225 / 田有才先生 范子平
- 228 / 典型之典型 徐均生
- 231 / 万物复苏的季节 冷清秋
- 234 / 讪 言 陈 敏
- 237 / 敞开的门 天 晴
- 240 / 我们都是陈世美 李伶俐
- 243 / 老 宅 刘向阳
- 246 / 狗的报复 王建平
- 249 / 校 花 颜士富
- 252 / 秀才娘子 李永生
- 255 / 颜老妈扑咸菜 王孝谦
- 258 / 春来花自香 飞 鸟
- 261 / 一副从城里来到乡下的麻将 余清平
- 264 / 找驴子 李士民
- 267 / 土豆回家 洛 华
- 270 / 壮医杨一震 廖玉群

272 / 皓 月	佟掌柜	301 / 这年又长了一岁	马河静
275 / 和父亲散步	赵悠燕	303 / 暮 秋	尚培元
278 / 紧箍咒	张中杰	307 / 兵	刘 帆
281 / 老爸的语文课	马 骁	310 / 越来越像领导	邢庆杰
283 / 灵 芝	赖海石	312 / 骤雨中的阳光	莫树材
286 / 秋风吟	冯继芳	315 / 爱情冷气流	王 薇
289 / 我要做妈妈	红 墨	318 / 姑嫂联	周耘芳
292 / 一只鸡	曹隆鑫	321 / 我要去北京	桃 子
295 / 马小马和牛小牛	王东梅	324 / 最美的时光	贺敬涛
298 / 与父亲唠嗑	许心龙	327 / 一段情事	王 锋

你是谁？

宗璞

他回到家里，走进卧房，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陌生女人坐在窗前的扶手椅上喝茶，很觉奇怪，大声问道：“你是谁？”

那女人看着他，满眼都是泪，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说：“我是董芊，张过你不认得我吗？”

张过冷笑道：“你说你是董芊？你以为我不认得她吗？”他指着墙上的照片说：“这才是董芊，我和董芊。”那是一张结婚照。那时的张过头发蓬松，面目英俊，身边的董芊披着婚纱，天使一般。这句话，是他当年说过的。“看见了吗？你敢来冒充？”

张过很饿，到厨房找了些饼干，又找到了牛奶，自己吃着喝着。董芊不理他，打开衣柜去取衣服。张过跟过来，大声叫道：“你敢偷董芊的衣服！”随即拿起手机报警。董芊知道他会动手，便关了柜门，回到扶手椅前坐下。

一会儿，两个警察来了，互相说这场面也不是第一次了，问张过什么事。张过说：“这个女人要偷董芊的衣服。”

警察劝他道：“这就是董芊，她还给你做饭吃呢。”

张过指着墙上另外一张董芊的半身照片，那真是绮年玉貌，说：“她才是董芊。”

一名警察说：“她老了呀，董芊老了呀。”

另一名警察说：“像你一样，你也老了。你看你头发都秃了。”他的头发只剩下周围一圈，中间光秃秃地发亮。

他猛地一拍桌子，说：“别啰唆！你们把董芊赶到哪儿去了？我要去找她！”说着，推开两个警察夺门而出。

屋外是一片大草坪，笼罩着淡淡的月光，他站在草坪上大声喊：“董芊！董芊！你在哪里？”

董芊追出来跟着他跑，也大声叫：“张过！张过！我在这里！”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张过停住脚步转过头来。他看着眼前满是皱纹的脸，怀疑又同情地问：“你把董芊藏到哪儿去了？你是谁？”他想了一想，又大声问：“你是谁？”

“我是董芊。”董芊委屈地说，“你是张过，你不知道吗？我们回家吧。”她的声音很低。

张过喝道：“你骗人！这世界到处都是骗子！我要去找董芊。”他说着，又向另一个方向跑去。那边不远处有一所养老院。月光下有几位老人在乘凉，他们看见张过走来，问道：“你来做什么？”

张过道：“我来找我的妻子，她叫董芊。”

董芊也赶到了，说：“我就是董芊，对不起，他失去记忆了。”

一位老人道：“好啊好啊，什么都忘了才好呢。”

另一位有点儿绅士模样的老人说：“苏格拉底曾经说……哎呀，说什么我忘了。”

又一位老人笑道：“可别忘了吃饭。”

沙哑的笑声中夹杂着一两声轻轻的叹息。

张过对董芊说：“你不要老跟着我，你是谁？”

养老院的管理员走过来，劝说道：“你们回家吧。”

张过看看周围的人，又看看董芊，好像有点儿明白，迟疑地拉住董芊的手，朝他们的家走去。如水的月光倾泻在那片草坪上，照出两位老人的身影。

走着走着，张过忽然站住了，猛力推开董芊又向前跑，一面跑一面大声喊。这次喊的不是董芊，而是一个劲儿地追问：“你是谁？你是谁？”

张过的声音飘过来，把董芊缠绕住了。董芊很累，但是这个声音拉着她跑。她也要问：“你是谁？你是张过吗？”

许多年前她和张过也这样跑过。那时是她在前面跑，张过在后面追。那是呼伦贝尔大草原，月光照着无边无际的草原，他们好像在大海上，海浪簇拥着他们。他们跑得很轻快，月光和草原连同那轻快的感觉都过去了，只留下变了形的记忆，还有那永远的追问。

“你是谁？你——是谁？”

桐花开

非 鱼

大清早，太阳刚刚升起，薄雾还没有完全散去，麦秸垛上有潮润的水汽，草尖上挂着细碎的露珠。偶尔能听见一声绵长的牛叫，或者几声清脆的画眉叫，间或有风箱发出慵懒的“咚——咄——”声。

刚刚经历过忙碌的秋收秋种，整个村庄沉浸在一种带着凉意的闲适和静默中。打破这种宁静的是武他娘。

有人刚端上酸滚水，有人已经吃完上了崖头，蹲在碌碡上吸烟。武他娘忽闪着袄襟从后沟一路出来，站到场院边那块小高地上，手掌在屁股上一拍，骂人的话张嘴就来。

“哪个绝户的你出来，看我不撕烂你一家的嘴，打断你家老母猪的腿。”

听了这句，就知道武他娘的咒骂对象并不确定。这样，各家各户的男人女人都放了心，揣着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喝完碗里的酸滚水，刷了锅，洗了碗，用洗锅水拌了猪食喂完猪，再给鸡扔一把玉米粒，悠然地走上崖头，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或站或蹲或坐，勤快的女人手里还拿着鞋底，耳朵不闲，手也不闲，看热闹。

武他娘刚嫁到观头村的时候，还叫桐花，扎着两根瓷实的大辫子，腰肢细软，圆盘大脸，像刚出锅的白蒸馍一样暄腾，谁见了都说是村里的“人样子”。

武他爹叫胜。胜长得膀大腰圆，从崖头上经过，咚咚咚，脚是一下一下砸在地面上，在窑里都听得真真的。胜有一把子力气，干活儿也不惜力，小日子就过得如油和面般滋润。

武刚满三岁那年，他妹妹酸枣还在桐花的肚子里。胜去县里修水库，在山洼撒尿的时候，一块碗大的石头掉落下来，正好砸在头上，他连喊都没来得及喊一声，就悄没声地走了。

胜走了以后，桐花挺着大肚子去找村里，找公社，找县里，想给胜讨个说法。找来找去，说法没找来，酸枣降生了。等把酸枣养到三四岁，公社和县里领导又换了，关于胜的问题更成了陈年往事，没人管了。

桐花慢慢变成了村里人嘴里的“武他娘”，不再是那个雪白暄腾的“人样子”，像一颗被忘在枝头的红枣，一天天失了水分，瘦巴巴黄蜡蜡的。样子变了，脾气性格也变了。以前的桐花性缓，一说一笑，现在的武他娘寡情刻薄，什么都计较，一点儿亏不吃。小孩子们一起玩，武和酸枣被别人碰一下，磕了摔了，她拉着孩子站在人家崖头上骂半天；为一根柴火棒，她能把西窑的弟媳妇吵得哭回娘家。刚开始，村里人念起一个寡妇家拉扯两个孩子不容易，都让着她，年龄大的婶子们还劝一劝。后来，她越来越张狂，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要骂东骂西，花样不断翻新，也越来越难听，村里人就由了她，当戏看了。

武他娘已经坐到了地上，伸长了腿，连咒骂带吟唱，从胜的死说起，说到都欺负他们孤儿寡母；说到有人黑心烂肝，揪了她崖头上菜地的秋黄瓜；说到有人把猪放出来，拱了她的番瓜秧。

“欠吃的，吃了我的黄瓜，一家烂心烂肝烂肠子……别让我打听出来是谁，打听出来我挖烂你的脸，撕烂你的嘴。”

半晌过去了，看热闹的人来来去去，纳鞋底的女工绳子用完了，回家取了绳子又来了，有小孩子拱在娘怀里有一搭没一搭地嘬着奶。

这时，铁匠来了。

铁匠刚从山上搬下来不久。媳妇害病死了，他一个人领个六七岁的小丫头，在后沟找了一眼窑住下，靠打铁做饭铲子啥的过活。

铁匠和胜长得像，都是大个儿紫红脸，都不爱说话，有一身力气。

小丫头听见吆喝，要看热闹。铁匠不知就里，领着孩子来到场院，离老远就听见武他娘在骂人，忙拉了小丫头要回。小丫头看见人多，死活不走，还不停地往人堆里挤。铁匠跟着小丫头，一下就挤到了武他娘跟前。

武他娘正唾沫星子乱飞，一眼看见铁匠，愣了一下。真像胜啊！她心里一

哆嗦，嘴里也降了声调。

铁匠看她一眼，出于对这个村里人的礼貌，笑了一下。武他娘心里又哆嗦了一下。胜也是这样憨乎乎的，咧开嘴，笑一下，很快，像笑错了似的，匆匆忙忙收回去。

酸枣在拽她袄袖：“娘，我饿。”

武他娘看一眼铁匠，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眼一红，拉了酸枣：“回。”

回到家，她无心给武和酸枣做饭，脑子里全是胜。她趴在炕上哇哇大哭，哭着骂着胜。她不知道怎么把日子过成了这样，怎么就成了全村人的笑话。

村里人同时看见铁匠和武他娘，似乎才想起来铁匠是没了媳妇，武他娘没了男人。

没过几天，媒婆五姑先去了铁匠家，后来又去了武家，三两趟跑下来，就成了。

据五姑说，铁匠就说了一句：“没人依靠的女人才自己强出头。”

武他娘也说了一句：“胜不在，我把人过成鬼了。”

两家并成了一家，三个孩子在院子里玩得高兴，铁匠看着坐在炕边的武他娘，问：“往后，我叫你啥？”

武她娘心里软成了一摊泥，脸上淌着两行泪：“桐花。”

明天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词

何立伟

这是我在饭桌上听来的故事——

一个叫子叶的姑娘，爱上了一个喜欢写诗的瘦男孩。瘦男孩说话激动时有点儿结巴，但这样反而显得更加可爱。他仄仄的脸上有一种动人的天真。她每天都看他的微博，但她从不留言。

他和她在同一幢写字楼里上班，他是另外一家公司的。

他们经常在电梯里相遇，有几次电梯里就他俩。他们都朝对方礼貌地轻轻嗨一声，然后就把头低了下去。有时子叶姑娘抬起头，瘦男孩也抬起头，他们闪电般地对视一眼，又闪电般地移开目光。她心里头烫了一下。她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也这样。

他们也偶尔在楼下的快餐店里相遇。有几次排队她就排在瘦男孩的后头，她看到他的白衬衣领子很干净。

她看到他总是点糖醋排骨和番茄炒蛋。当她偷偷观察他而心生喜欢的时候，就想，我要学会做这两道菜。

她晚上坐在床上，把平板电脑放在膝头，就看他的微博。他每天都写，她每天都看。

他写诗，也写日志，同时还发照片。

说实话他的诗她不是特别懂，但就是觉得有意思。他的日志显示他每天的工作和生活都是充实的。他在他的照片中经常做鬼脸和剪刀手，仄仄的脸，特别生动。这是在电梯里看不到的。

有天晚上，她朝屏幕上的鬼脸轻轻吻了一下，然后说，调皮鬼！

她知道自己已经暗恋上了这个喜欢吃糖醋排骨和番茄炒蛋的家伙了。这种

暗恋一经产生，就像她在窗台上养的那盆绿萝一样长疯了。

她有点儿抑制不住，渴望找个机会，她要向他表白。

她有足够的冲动，却没有足够的勇气。

这一天还没到来的时候，他走了。他离开这座城，去了上海。

她是在他的微博上看到的。那天的微博上，贴了一张机票。

还有告别宴的照片，一群年轻的同事围着他，手里都高举着红酒杯。他在说话，大概有点儿结巴。

她哭了。她没有哭出声，只是让泪水不停地流。枕头冰凉的。

她恨自己没有勇气，狠狠地捶自己的腿。

但她仍追着他的微博看。这已经是她的鸦片，她没办法戒掉。

她知道他应聘上了一家美国公司。她在照片中看到了他的办公室，很干净，同他的白衬衣领子一样。他的同事也跟他一样，都是一脸朝气。

他的诗她照样不怎么懂，但仍然觉得有意思。

他在外滩和平饭店的照片，在东方明珠塔的照片，在人民广场喂鸽子的照片，怎么都那样迷人？

他仍然喜欢扮鬼脸和做剪刀手。

还有一张他单独和一个笑起来露出牙套的女孩站在外白渡桥旁的照片，他脸上的表情略有些拘谨。

发这张照片的当天，他写了一首特别难懂的诗，但她就是看明白了，这是一首爱情诗！是的，是的，就是一首爱情诗！

她心里又是一烫。但这不是电梯里的那种烫，那种烫令人神往，这种烫令人神伤。

子叶姑娘失眠了。

他在第二天的日志里写道：昨日的邂逅，是今天的心跳。

哦，明白，他邂逅了牙套女孩，也就是邂逅了爱情。

她决定再也不看他的微博了。

她以后也决不会学做糖醋排骨和番茄炒蛋了。

但她戒不掉那毒药。隔了三天，她又打开了他的微博。

这天他发了一张照片，是一双漂亮的红白相间的毛线手套。

下面是一行字：我要亲自给她戴上。明天。明天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词。

明天，也就是第二天。晚上，打开电脑，她又迫不及待地看他的微博。紧张，揪心，好奇，酸楚……有一股乱成一团的情绪。

他的明天是，牙套女孩飞走了，飞回她的成都了。那是她工作和生活的城市。她到上海，只是一个人来休年假。

那手套送不出去了。红白相间的毛线手套。

他自拍了一张捂着脸的照片，写道：张悦悦，你离我1964公里！

电脑的光反映到子叶姑娘的脸上，她惨白地笑了。

她轻轻地呢喃了一句：把那手套留给我。

她知道从明天起，她要看两个人的微博了——郑陶（同事们是这样叫他的）的和张悦悦（他是这么在微博里叫那牙套姑娘的）的。

她看到郑陶新写的诗，看不懂，但是懂得那情绪沉郁悱恻。他在日志里写道：上班的时候，同事提醒我，说他跟我谈事情的时候我有些走神。这样不行，我要振作起来。

但第二天他接着写：窗外的福州路，街景没有变，可是我的心情变了。起风了。我有些乱。

她心里隐隐有些疼。她找到了张悦悦的微博，看到这位牙套妹同样也陷入了无尽的烦恼中。

牙套妹的日志虽然有几分含蓄，但她凭着直觉晓得，她的烦恼也是来自爱情。她有些紧张。她觉得牙套妹和瘦男孩之间只有一张窗户纸。她害怕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勇敢地伸出手指。

她甚至不敢看下去，更不敢想下去，但她忍不住看。

有几天，瘦男孩没有写日志。她真的好担心。